

# 新 廣 陵 潮

下



I246.4  
45  
:3

新廣陵潮

下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SGBH 7-60101-256-5



9 787601 012564 >

## 新 廣 陵 潮

---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發行

(揚州市鳳凰橋街)

金坛市古籍精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 × 1092 1/32

印張: 39  $\frac{1}{4}$

1998年元月第一版 1998年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 - 3000

定價: 59.00 圓

---

SGBH 7 - 60101 - 256 - 5 / I·6

# 新廣陵潮

江都李涵秋殘稿  
吳門程瞻廬續撰

第二十四回 接木移花換巢成鸞鳳 乘風破浪同命訂鴛鴦

羅霞飛動身返國的一天。河梁送別。士女紛紛。有些登輪話別。有些站立河濱。殷勤致意。其中華僑居十之七。西洋人居十之三。都和霞飛有特殊的感情。南浦送別。怎不黯然消魂。最難堪的。便是羅士傑夫婦二人。眼見這息息相依的義女霞飛。轉眼便將遠別。三載螟蛉一朝勞燕。教他們怎麼割捨得下。臨別依依叮囑。女兒在一年以內。休誤歸期。須記念老夫婦倚閭盼望的苦心。霞飛道：無論怎麼樣。決不錯誤歸期。勞動堂上的盼望。夫婦倆又央託了郭如椿和穆蘭德女教士一番說話。聽得汽笛催行。沒奈何。揮淚登岸。輪船離了船埠。漸漸的開向中流。那時埠頭送別的人。脫帽的。脫帽揚巾的。揚巾頗極一時之盛。衆

人散後。士傑夫婦倆兀自不忍回去。那時輪船已駛向水天深處。望不見了形影。只剩着一抹殘烟在半空裏繚繚繞繞。隨風飄蕩。和割不斷的離情相似。老夫婦見船已去遠。才同登着摩托卡。悵悵回家。過了一天。羅士傑家中來了一對夫婦。男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生。胡同甫。女的是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生。陸緋霞。（可謂突如其來。）士傑和他們說了幾句寒暄。客套一壁說。一壁向他們細細的打量。男的年齡約莫在弱冠左右。女的年齡總在花信以上。看他們態度軒昂。精神飽滿。大概是前途很有希望的青年。當下含笑說道。鄙人久離祖國。可是愛國的心不因身居異國。遂形冷淡。這幾年推翻專制。改建共和。鄙人在金錢上陸續接濟。前後合計也有數萬金。加着鄙人代募的款項。總數不下十萬金。可是近年也有些心灰意懶了。聽說祖國改變政體以後。益發爭權奪利。同室操戈。一次革命。二次革命。鬧得烏天黑地。大背了共和的

宗旨。而且黨人裏面良莠不齊。上門募捐時說得慷慨激昂。無非爲同胞請命。比及款項到手。立時納入私囊。任意揮霍。全不顧旁人齒冷。我們僑商血汗博來的金錢。犯不上供那假借名義的黨人任意浪用。因此我們都存了戒心。凡有上門募捐的人。倘非確實可靠。斷不肯浪擲金錢。至於二位的來意。當然與那假公濟私的黨人不同。況且又爲着辦學問題。辦學總有成績可查。不比空空洞洞的上門來募餉。募得的金錢。是否真個供給餉項。令人不可捉摸。緋霞很誠懇的答道。士傑先生的議論。真是閱歷有得之言。這一輩假公濟私的人。實在言之可很有。了。害羣之馬。使我輩青年志士全體蒙羞。唉。他們的人格。都墜落淨盡了。緋霞嘗說中國的唯一。蠹賊。便是這一輩口是心非的僞志士。汝亦在蠹賊之列否。那個自稱同甫的。〔此句着眼〕也幫着說道。鄉愿德之賊也。今日的僞志士。便是從前的鄉愿。此賊不除。中國無寧日矣。士傑點了。

點頭兒又道：「緋霞女士既和小女同鄉辦的，又是揚州的女學，嘗聽得小女說起揚州的女學，很不發達。現在二位熱心公益，替揚州女界造福，鄙人當然極端贊成。只因二位素未謀面，爲着謹慎起見，不得不告借二位的文憑一看。不知道二位可曾把文憑帶來麼？」當下夫婦倆忙把帶來的文憑呈驗。士傑檢視無誤，把文憑交還了詢問。緋霞辦學的經驗，緋霞不慌不忙的答道：「緋霞在前清時代，便毅然以興學育材爲己任。那時敵鄉風氣，很是頑固，談及女學，搖頭不應。緋霞枉抱了興學育材的大志，赤手空拳，有志未逮。後來到了蘇州和

外子胡同甫開辦了一所坤秀女學校，（將坤秀女校掠爲己有，不知置劉姚女士於何地。）外子藉貫蘇州，這時和緋霞尙沒訂婚，純粹的是道義之交。（交則有之，道義則未也。）外子出錢，緋霞出力，辛苦經營，主持校務，延聘的教員都是品學兼優，不沾染着一些習氣，校風循良，寬嚴得中，博得很好的輿論。

從不曾被人指摘（曾記月夜獵豔事乎）外子本是個中人之家爲着開辦這所學校把家產完全犧牲。緋霞忝任校長幾年來只是盡那純粹的義務不開支分文薪水因此坤秀女學校的基本益發鞏固。歷任視學員到校視察都推爲吳中女校之冠。緋霞不敢自以爲是。有志東渡日本研究些完全教育。以便將來替社會服務。外子也抱着同一的志向。這時適逢考選留學生。緋霞和外子同時考取。定期放洋。好在坤秀女學校業經辦有成績。古語云開創難守成。易只須有人接辦。便可維持現狀。緋霞從教員裏面遴選一位劉姓女教員。人尙老成。對於學務亦略有些經驗。（尙字略字都含有不滿意之口氣。劉校長聞之能毋氣煞）便央託他代理校長。緋霞出洋以後才寬卻內顧之憂。荏苒三年。緋霞和外子都畢了業。從朋友成爲夫婦。彼此對天宣誓返國。後竭力提倡教育。不得旁營他務。彼此又預有要約。緋霞既在蘇州幫着外子辦過女



學校此番畢業以後外子便該帮着緋霞在揚州辦一所規模較大的女學校。以免揚州女學界獨抱向隅之感。夫婦倆拚着犧牲精神替多數文同胞造福。可是開辦伊始經費浩繁不得不求海外僑商量力捐助好在士傑先生熱心公益遠邇聞名令愛霞飛女士又和揚州有鄉土之誼慷慨解囊成此美舉將來學校成立緋霞等飲水思源定爲賢父女鑄金造像永矢弗諼說罷又呈上揚州公益女學校計畫書其間有圖有說朗若列眉士傑看後點頭默許便應允捐助開辦費二千元又擔任向本地僑商捐募一千元兩共洋三千元准在一星期內交付夫婦倆同時起立代揚州女學界鞠躬致謝（揚州女學界何嘗沾有絲毫實惠冤哉枉也）目的已達告辭出門待到離得羅家遠了緋霞回頭一笑道秋弟弟我的計較何如那個同行的少年道霞姊妹隨機應變口才敏捷真不愧裙釵諸葛巾幗陳平……且住這同行的明明是胡同甫怎麼

搖頭一變。變成了一個秋弟弟。唉。移花接木已成。待闕之鴛鴦。棄舊憐新。早作換巢之鸞鳳。可憐同甫。病倒在旅館。但知道緋霞。天天出門去募款。怎知道暗幕裏面。有人冒着他的名義。和緋霞認爲夫婦。在僑商羅士傑家中。騙得三千元。鉅款。畢竟秋弟弟是誰編書的。當然回轉筆尖。從頭敘起。原來同甫自到小呂宋後。半因水土不服。半因心緒不寧。竟懨懨的害起病來。緋霞性喜活動。不慣在旅館悶坐。向同甫說。只說是出外募款。其實呢。他已另有新歡。正攪得和火炭一般。熱從前在姑蘇旅館所演的趣劇。又在小呂宋複演。不過沒有卜大良。在隔房竊聽罷了。（將十二回中事略略點逗）這天正是合當有事。緋霞恰在劇場裏看戲。看得出神。冷不防有人向他肩上一拍。喚一聲。緋霞姊。找得我。好苦。你原來在這裏。緋霞回頭看時。卻是多年不見的同學謝巧針。（決死隊正先鋒。又在此處出現）萍水相逢。出於意外。又見巧針身旁坐着一個精

神活潑。面目姣好的少年似曾相識。却記不起在何時會面。他不忙在詢問。巧針的行蹤。却忙在詢問。這位先生可是巧針的朋友。巧針笑道。這是舍弟秋舫。緋霞道。原來是秋弟弟。似乎和你在那裏會過一面。嗔。我可想着了。那天聖狂節。你不是捧着一大把五彩紙片撒得我滿頭滿臉麼。秋舫笑道。霞姊姊。記性真好。你那天兀自操着西語向我連聲道謝。緋霞才回過頭來詢問。巧針道。你說找得我好苦。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巧針道。那天參觀女皇加冕禮。你不是同着一個男子在寶座前跳舞麼。我和舍弟也在人叢中參觀。我向舍弟說。這跳舞的女賓便是我們同鄉陸緋霞女士。我只知道他在日本留學。怎麼也跑到這裏來呢。舍弟道。原來他便是陸緋霞。我恰才在道路上和他相遇。撒給他一大把紙片。他却含着笑臉連聲道謝。但不知這個男子是誰。我道。且待他們跳舞完畢。迎上去和緋霞會面。自知分曉。誰料跳舞完畢。萬頭擠動。我們

待。想。和。你。招。呼。人。海。裏。面。再。也。找。不。着。你。無。巧。不。巧。又。在。這。裏。相。會。那。天。和。你。同。跳。舞。的。是。誰。是。不。是。你。的。瞎。子。扳。臀。緋。霞。道。說。來。話。長。劇。場。裏。不。便。細。談。巧。針。道。我。們。到。餐。館。裏。去。談。心。可。好。不。好。當。下。三。個。人。不。待。戲。文。完。畢。便。同。出。了。劇。場。到。一。家。西。餐。館。裏。揀。定。了。房。間。在。這。聚。餐。的。當。兒。細。談。衷。曲。緋。霞。先。把。這。幾。年。來。的。經。歷。揀。着。堂。皇。冠。冕。的。報。告。了。一。徧。漸。漸。說。到。畢。業。以。後。和。胡。同。甫。來。到。這。裏。一。來。參。觀。嘉。年。華。會。二。來。擬。向。華。僑。捐。募。些。教。育。基。本。金。回。去。提。倡。教。育。那。天。和。我。一。起。跳。舞。的。便。是。胡。同。甫。巧。針。笑。道。那。麼。這。位。胡。同。甫。先。生。定。是。你。的。瞎。子。扳。臀。了。緋。霞。道。實。際。上。和。瞎。子。扳。臀。無。異。可。是。名。義。上。還。沒。有。十。分。正。確。結。婚。的。手。續。也。不。會。完。備。巧。針。道。我。是。深。知。你。的。境。遇。的。你。在。揚。州。很。抱。着。彩。鳳。隨。鴉。之。感。姓。卜。的。那。邊。想。已。斷。絕。關。係。了。緋。霞。搖。頭。道。提。起。這。卜。元。文。小。猴。子。真。是。個。附。骨。之。疽。竟。沒。法。把。他。割。掉。唉。老。夫。偏。生。糊。塗。到。底。一。年。裏。

面。兵。災。水。災。火。災。不。知。要。斷。送。多。少。生。命。爲。什。麼。不。掄。到。這。小。猴。子。身。上。忽。忽。數。年。這。小。猴。子。依。舊。活。着。巧。針。道。民。國。時。代。很。風。行。的。是。離。婚。你。爲。什。麼。不。和。他。離。婚。呢。緋。霞。歎。道。說。甚。麼。民。國。看。來。比。專。制。國。尤。其。腐。敗。莫。怪。革。命。以。後。又。有。革。命。巧。針。道。緋。霞。姊。你。也。贊。成。二。次。革。命。麼。你。的。政。治。思。想。和。我。相。同。緋。霞。笑。道。我。不。懂。得。甚。麼。叫。做。政。治。思。想。我。只。怪。民。國。定。的。法。律。忒。煞。腐。敗。法。律。上。的。自。願。離。婚。須。得。男。女。雙。方。同。意。才。能。有。效。要。是。只。有。一。方。面。請。求。離。婚。便。不。能。成。立。爲。着。法。律。上。的。束。縛。我。很。願。意。和。小。猴。子。離。婚。小。猴。子。却。不。願。意。和。我。離。婚。斬。不。斷。的。葛。藤。不。知。何。日。才。了。要。不。然。我。何。必。在。海。外。逗。遛。早。已。回。揚。州。去。了。秋。舫。忽。的。插。嘴。道。二。十。世。紀。的。婚。姻。絕。對。自。由。這。般。買。賣。式。的。婚。姻。當。然。作。廢。霞。姊。姊。要。回。揚。州。便。回。揚。州。怕。甚。麼。小。猴。子。要。是。小。猴。子。敢。和。你。糾。纏。憑。我。謝。秋。舫。的。一。雙。拳。頭。便。是。銅。筋。鐵。骨。也。被。我。打。軟。了。何。況。這。人。不。像。人。鬼。不。

像鬼的小猴子。巧針笑道：你少說嘴罷。初學三年，天下去得；再學三年，寸步難行。又向緋霞說道：舍弟在上海大勇體育學校學過兩年拳術，開口來總是這般的。天空海闊，旁若無人。緋霞瞅了秋舫幾眼，讚不絕口。道：好青年。要是中國的青年，個個和秋弟弟一般。中國還怕不富強麼？說時，又連連向秋舫擲了幾個媚眼，猛然想起我和巧針談了許多話，還沒有問及他的行蹤。（貪和秋郎眉語幾忘詢及行蹤）便道：巧妹妹，我只知你跟着明似珠在上海轟轟烈烈的做那女偉人，怎麼放着女偉人不做，却在這裏做海外寓公？（寓公之公當改作婆）這時恰逢侍者上看巧針，道說來話長，我們吃了再談……緋霞姊這叫做彼一時，此一時了。似珠嫁了真大都督，榮華富貴享受了，沒有多時偏生那位真大都督忽的被人暗殺都督死後，惹得十二金釵紛紛星散。似珠在這當兒，手頭積蓄已有十數萬金名花無主，並不感受甚麼痛苦，只爲他也

有一個實際上的瞎子。扳臂喚做柳春。常在他左右作伴。他和柳春二人收拾些箱籠物件。將所有的積蓄。一古腦兒都放在裏面。僱着大號官舫載寶而歸。誰料船戶存心不良。乘他們上岸去遊焦山悄悄的時候。載着東西把船兒搖向別處去了。似珠多年積蓄。盡付東流。現在很落魄的在揚州居住。（前集七十八回事略略一提）至於妹子呢。兩年前由真大都督介紹和他麾下的軍需科長趙良結婚。自從真大都督被人暗殺後。長江流域鬧起二次革命。拙夫趙良本是老同盟黨。對於袁世凱的所作所爲。當然表示不滿。革命軍起。拙夫也曾加入和袁軍鏖戰過幾次。叵耐天助奸雄。民軍覆敗。所有民黨中激烈分子。或被捕戮。或被通緝。拙夫也在通緝之列。本國不能容身。挈着家眷亡命海外。在這裏組織一所黨人的機關報館。喚做公論報。和各處黨人互通聲氣。待有機會。可乘兀自想在本國活動。無如袁世凱惡貫未盈。氣燄正盛。一時奈何他。

不得。緋霞道：原來趙良先生是一位愛國男兒，失敬失敬。可是尙未識荆巧妹。妹可肯介紹相見？巧針道：這可不巧。咧前三天，他還在這裏。現在有事往三寶顏去了。大約有半個月的勾留，才能回到這裏。緋霞道：在海外開辦報館，總可言論自由，不受任何方面的束縛。巧針道：這也難說。三月前公論報上登載宋教仁被刺一案，說得異常詳盡。誰料被袁世凱知曉，訓令菲律賓中國領事向菲政府提起訴訟，以爲毀謗元首，拙夫爲了這件事，在法庭對簿，前後十餘次。後來雖經美國推事官宣告無罪，可是累也受得够了。後來公論報上的論調，只得和平一些，免被袁黨所側目。緋霞道：秋弟弟，你到這裏幾年了？秋舫道：我一向在上海讀書，這回隨着赴會的華商來到這裏參觀。嘉年華會順便探望姊姊。夫來此已有半個月，早晚打算回國。霞姊姊，你何時動身？我和你一起兒走可好？巧針笑道：你又耍獻殷勤了。霞姊姊自有胡同，甫作伴用得着你麼。



緋霞皺着眉道。同甫現在病了。這個人身子很不濟。把我延攔着動身。不得好教人沈悶。當下便把旅囊將盡。這裏華僑資本家。又沒有揚州同鄉。可以乞貸的事。向巧針述。了一遍。巧針道。緋霞姊。你可知道那天轟動四方。加冕受賀的女皇。也是我們揚州人麼。緋霞道。揚州女學界中。不聽得有這羅霞飛女士。巧針道。他本姓孫。在僑商大資本家羅士傑名下。做義女才。姓了羅。我在先不知他是揚州人。這幾天內。大家喧傳。羅霞飛不日回國。省親他的祖藉。是江蘇揚州。我得了這個消息。便借着同鄉之誼。去訪過他。一次承蒙他殷勤接待。知道我們公論報館經費支絀。他便按月捐助洋一百元。以資維持。緋霞姊。你何不去碰碰機會。論不定有大宗款項。助你興學。但是事不宜遲。他明日便要動身。錯過這機會。便難了。緋霞道。我和他素昧平生。最好請巧妹妹介紹。相見。巧針道。不須介紹。你用着同鄉名義去訪他。斷不拒絕的。只是要去今日。便去愈速。